

杜詩言志卷四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此拜拾遺後扈從還京居省中臘日退朝之作也
少陵自開元末年來長安急欲得君而仕然始而
遭林甫按抑繼而逢祿山叛亂至是始得以問道
生還之故遷拜拾遺得居言路摩厲以須欲贊成

中興太平之治故於臘日退朝喜其志之得遂乃
作此詩首言臘日之暖異於尋常蓋謂太平有象
非復常年陰慘不舒之氣也夫臘日之冷暖亦何
與人事乃心中有喜者遂引為慶快若謂國家當
治即天時俱應之也於是遂承之曰天心既已厭
亂則向來陰沍之象如雪色者將就銷亡而陽德
方亨侵凌昌熾如萱草者復還其舊且此休明景
色雖未全舒而機緘漏洩已如春光之在柳條夫
此四語是藉臘日以摹寫宇宙回春之意以誌此
身得以近君佐致太平之喜且此臘日若無此寄

托卽此詩亦可以不作卽欲作詩亦可以不作
此四語解人當自知之然後又承之曰夫臘日之
景色若此此豈非人生所不可多得之良夜乎子
今子今如此良夜何是必思所以酬此良夜者則
莫若縱酒爲歡以待之矣且今之當此良夜者非
復從前之杜陵布衣羌村野老其從容而偃仰在
床者適自紫宸朝而初散則現居徽省備員腹心
將來功名垂於竹帛皆未可量惟是既受君恩當
思報稱覩茲翠管銀罌口脂面藥之賜其何以敷
陳奏對入告嘉猷而無巧佞之誅抗節批鱗義形

于色而無容悅之戒乎一首詩中包含如許妙義
膚淺讀去即失之矣

題省中壁

掖垣竹塿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
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
寸心哀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是時少陵居省中所作如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
宮宣政殿晚出紫宸殿退朝口號晚出左掖春宿
左省以及送賈閣老出汝州張司馬勒碑南海諸
詩大率皆同諸公倡酬應答之作無甚深意故都

不置解惟此詩乃不得志于時而題壁以自嘆者
蓋少陵之出處不亢不隨雖極得其正然得君行
道之意未免過於躁急故當間道歸朝之後進拜
拾遺意謂此中盈缶之誠自必見諒於九重從此
交孚信任言聽計從庶不負生平許身稷契之重
豈意肅宗於返正伊始即聽信讒邪離間骨肉猜
忌大臣疎遠正士雖賢如鄴侯猶不能安於其位
而汲汲求去則其他可知少陵以論救房琯幾陷
于罪若非張鎰救免早已遠斥矣故其居省中不
能直行已志大興初意相違故作此以自嘆曰此

省中一席所謂高嚴鄭重之地非夫人而可托足
於其間者故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庶無愧於夙
夜在公之義試觀今之掖垣本已高矣而又加之
以十尋之梧竹如城上之埤然其嚴峻不易窺也
且重門深邃又如深山積雪非塵囂之所可入如
此即當法度森嚴為朝廷政事之所自出忠言讜
論不絕於耳無如此日之處此者務為容悅優游
偃仰惟見落花游絲之從容自得不聞有以國事
關心者何其靜消白日燕安乃爾也且也不惟不
以國事為急更復互相瞻徇共為欺隱如鳴鳩乳

燕自為孳息於春風浩蕩之中竊朝廷之名器蠹
國家之廩祿恬不為怪設有一人於此稍以公忠
為念則必羣然以腐儒目之竊念此一腐儒者進
身有年輒為權奸所沮今既衰晚始得謬為通籍
乃又不幸而與此輩為伍自左右親幸之臣以至
於庶僚趨附之輩無不混同一氣而宸職有闕視
同漠置苟有一字之鳴者必為立仗之馬即刻擯
斥矣然則腐儒抱此才立之志終不能有一字之
補而退食遲回於生平許身之義相違不啻天壤
安能隱忍愧恥於寸心久而不去乎噫此少陵之

所以不安其位而有華州司功之出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
水精春殿轉霏微
桃花細逐楊花
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縱酒久判人共棄
懶朝真與世相違
吏情更覺滄洲遠
老大徒傷未拂衣

此亦少陵不得於時之作言曲江對酒者如魏武所謂對酒當歌蓋言懷之義也士君子立朝惟以忠君愛國為事苟有志同道合者自當引為攸助若一切營私之輩互相朋比以君子視之固格格其不相入也彼以君子為怪為腐迂而遠之君子

亦以彼為汙為穢嚴而絕之老杜之在當時滿朝
讒佞實無一人足當已意者而肅宗又惟奸邪是
信不用忠良是與少陵稷契自許之意相去遠矣
故因曲江對酒而自言其懷曰我之遲留於此以
為在朝則未嘗有一言有補於國家以為在野則
又明明切近宮闈委蛇偃仰然則非遠非近非朝
非野正如今日之坐於苑外江頭所得僅見者惟
此水精春殿之霏微耳飄忽眩幻全無實際而此
一片霏微之中但見一班趨附權門奔走徑竇之
徒輪蹄輻輳於其間如桃花之細逐楊花而落黃

鳥之時兼白鳥而飛視此水精春殿為彼一大戲
場欺君誤國真堪髮指苟以昭昭自處者安能與
此汶汶者同居惟有與之相棄絕寧逃於沈湎麴
蘖之鄉耳夫立人之朝本欲得行其道而當此暖
昧詭隨之世雖徒為旅進亦覺無謂豈惟懶奉朝
請直欲拂衣而去蓋與本來出仕之吏情不啻滄
洲懸遠耳夫生平之志在於幼學壯行而今茲老
大反以未得拂衣為恨其為可傷何如也然非傷
未拂衣也正傷其將欲拂衣耳豈誠以高而退隱
為樂者哉故少陵之於出處當分三節看其始也

旅食京華青冥垂翅故獻賦而拜功曹臨賊而奔
行在恒以不得進用為憂既而進拜拾遺扈從還
省紫宸朝散脂藥隨恩則知無不言言思見用一
片夙夜在公之義直欲堯舜其君終焉信而見疑
忠而見謗滿朝容悅直道難行始有生不逢時終
老林泉之感是則少陵始終雖所遇不同而其實
則總是一個忠愛至性人非有兩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

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詩若不善解便將老杜看作一個惜春行樂看
花愛酒之人一味達觀不復以君國為念彼雖去
位之後居江湖之遠尚不其然而況其正在省中
作拾遺以諫諍為名之時耶故言一片之飛而即
愁萬點之飄且欲乘此未盡之時而急為飲酒以
寬懷抱非真為此花惜也後又言小堂翡翠高塚
麒麟理當行樂無用浮名亦非如昔人所云有身
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
何曾到九泉之謂也蓋因時當中興之始而用人

舉政之間即多違舛少陵於其一事之失而即不
勝其隕越之憂故借落花以為喻若曰此一片之
飛即是風飄萬點之漸履霜之始即為堅冰將至
之幾經眼之愁若此苟非昏醉何能解釋耶此惺
惺者之所以欲逃於沈湎也然則居拾遺之責者
言而不聽實為曠官既不能如山林隱逸之士可
以優游閒暇如果堂之翡翠置理亂於不聞又不
能如賢勞王事之臣以死勤事樹高塚之麒麟垂
勲名於不朽是出不成出處不成處推之於理自
當奉身而退何用此浮名素餐苟祿以絆我矯矯

不羣之志操哉此詩設不作如是解便是世外曠
達人語且亦浮薄不堪鄙俚無謂之甚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
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此承上章言此身既不欲以浮名絆即當決然引
去而顧猶有所不忍者則以三十年來歟然求仲
之志今方得廁身薇省所願欲酬苟或一旦見知
於聖明一言道合未嘗不可以遂吾初服故且暫
時隱忍依戀於此猶孟子三宿出晝之義然事君

趨朝之外終不念及身家干求封殖是以朝回之暇惟有典衣沽酒盡醉以消長日耳蓋酒雖狂藥亦非佳味然以酒為名托以自適即動而得過未為大失如飲酒而欠缺債負亦人生尋常所有之微瑕不至若孜孜謀利者爭趨如驚忙了一世七十臨頭猶自不肯息肩者也乃今之紛紛於仕塗者則不然但見其趨奔權勢邀買名譽踪跡詭秘如穿花蛺蝶欲蓋彌彰深深可見也鑽營巧利如點水蜻蜓不疾不徐款款中節也是則與典衣沽酒者各行其志可耳我固於爾無詐爾亦可於我

無虞且傳語風光共相流轉可矣且我亦無心久
處於此特求暫時相賞莫遽相違而何必陰謀中
傷以速我於不見客耶然則老杜守身之正去就
本甚分明而愛君之誠宛轉致其繾綣看他二詩
之中全似曠達尋樂情懷而其中却含如許悲憤
此豈可為淺讀者道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
溼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
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